

阅有所得

诗意有声

——读《歌声跨山海》有感

李卓

此刻是清晨六点，我坐在一栋乡村民宅的院子里。天空和地面湿漉漉的，忽远忽近的鸟鸣和振翅声不绝于耳，我的目光在《歌声跨山海》的封面与笔记本的空白文档间往复游弋，思绪却早已飞越衡阳的西南方——那里有青年作家李婷婷笔下的留守儿童学校，有一个从山野唱到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有一群怀揣心事却眼神清澈的孩子们。

“雪花在她头顶应声起舞，簌簌击节，每落下一片，都扑出一声轻巧的和音。”李婷婷的语言有一种婉约的灵气，像大地上生发出的诗行，这几个写林林在山坡上唱歌的句子，有声有色，韵味无穷。灵动的文字后面，林林和小康两个孩子的心灵成长故事最打动我，他们有着相近的际遇，都历经了从封闭自我到敞开心扉的过程，曲折而美好。在谈林林的故事时，几次觉得鼻子发酸，一个小女孩，从小没见过妈妈，爸爸常年在外务工，与体弱的爷爷和几近失明的奶奶相依为命，内心该是多么孤独。而小康，也因为长时间缺少父母的陪伴，变得胆小、不爱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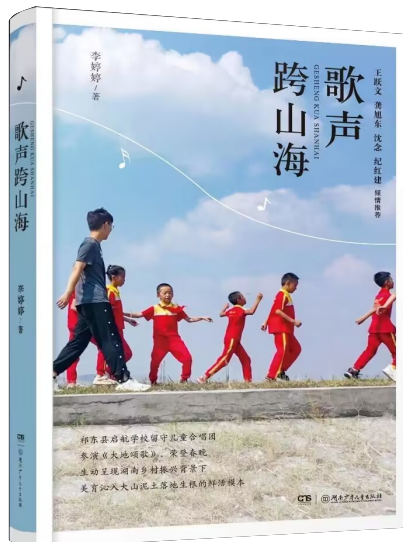
所幸这所留守儿童学校重视美育，组建了合唱团，并请到了几位专业而有耐心的指导老师悉心教育。在李婷婷的书中，我认识了湖南科技大学的王育霖教授，以及他的学生团队。他们的精诚付出令人心生敬佩；他们的音乐课，不仅仅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合唱，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了高于音乐艺术的生命哲学。林林、小康以及许多自卑的、胆怯的孩子收获了自信，他们的眼中有了光芒，脸上有了灿烂的笑容，他们把清越的歌声，唱到长沙，唱到北京。

我和李婷婷是好朋友，我知道她近些年一直都有参与公益活动，为乡村孩子们上摄影课、诗歌课，甚至为乡村孩子们在长沙办展览。而我自己，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究其原因，是我还没有想明白，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有效的。多年前我看过一封乡村孩子的信，大意讲的是请大学生不要来支教，当然，信里指向的是“暂时性”“旅游式”支教，理由很合乎情理，一是孩子们刚和老师建立情感联系，马上又要面临离别；二是很多大学生的学识、见识远胜过乡村教师，在课堂上时常出现发音纠错、知识性纠错，让孩子们对自己的老师产生不信任感。正因如此，我一直对支教这件事心存顾虑，我告诫自己，倘若不能至少用一年时间去持续教育、关注一群孩子，就不要动这个念头。李婷婷《歌声跨山海》，某种意义上为众多跟我有着同样顾虑的人提供了一个实验性样本。

如果拿不出整块时间去支教，那就避开纯粹的学科教学，从美育切入去，这种可行性极强。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鲍姆嘉通建立“美学”体系后，席勒提出“美育”概念，指出应当培养人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我们不妨从狭义的美育理念起步，把更有温度的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教育带到乡村学校，如脚步不能至，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一定会有效。

《歌声跨山海》既是一部纪实文学，也像儿童文学。作家李婷婷心中始终葆有一颗童心。在一系列的叙事中，李婷婷始终保持着温暖而克制的叙述者姿态，纸笔柔和，字字入心。我对李婷婷说，这个素材很珍贵，倘若把林林、小康作为主角，可以写出很精彩的儿童小说来。这个提议或许多余，毕竟，文学最重要的东西是其精神内核而非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婷婷已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思考与讨论的文本，同时为乡村书写和教育书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学无形，诗意有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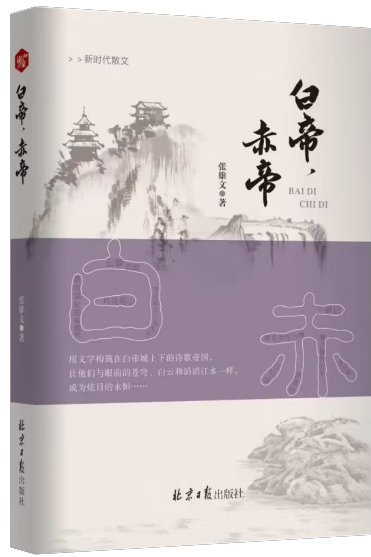
（《歌声跨山海》，李婷婷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阅里书外

行走通神

——谈谈散文集《白帝，赤帝》



梁瑞郴

我是在阅读写粟裕将军的书籍时认识雄文的。

国内目前公认张雄文是研究粟裕最为客观准确的专家之一。研究即治学，治学是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力戒虚构与假想的。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与治学恰恰相反，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雄文是二者兼具的优秀才俊。在弄文学的各种体裁中，除未见其创作诗歌外，其他的类别几乎无不涉猎，而每每涉猎，都有傲人的成果。

我与雄文，有两种情分。一是其父曾供职涟邵矿务局金竹山煤矿，而我也于那一时期曾在涟邵谋得一职，算是其父辈同僚。二是雄文曾就读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而我也为作家班学员传道授业一文，算得上“广义师生”。由此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对他的了解，便不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了。

谷雨过后，春光式微，麓山夜雨之时，雄文寄来了他的散文集《白帝，赤帝》，因作品大部分是其近几年游历山河之作，故谓之行走文学。作为同道，我愿意用文字酿一杯薄酒，为其壮行。

我读雄文散文，尽管阅读中几度老眼昏花，但仍不忍释卷，几乎是一气将其读完，除了我上述的情缘之外，更在于其作品的文质俱美，读之如饮醇酒。非常凑巧的是，作品描述的许多行走之地，我大多去过，读雄文的文章，恰似故地重游，尤其是他作品中描写的独到发现，又给了我一个拾遗补阙的机会。近几年来，我和雄文有了更多交集，常常在一些笔会相遇，而笔会之后，他往往总能以厚实之作，给文友许多惊喜。

东坡有言：“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读万卷书，是足可通神，而行万里路，我以为也是另一种通神。

雄文的散文，不少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现实的生活中，历史的钩沉中，艺术的路途探寻中，有三条行走的路径。

一是在生活的路径上坚实地行走。一个作家，丰富的游历是其见识必不可少积累的，即所谓生活的阅历，不可或缺。屈子湘楚放逐，李白仗剑远游，子厚谪居漂流，东坡贬谪痕迹……不管是自我的远足，还是贬谪的迁徙，都是行万里路啊。雄文的行走，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在他的笔下，总可以现出别样的风景、人事的独特。在白帝城，在阳雀坡，在穿岩山，在株洲云龙，在长沙雨花区圭塘河，他总能在这些风景中寻觅到不一样的感受。

二是在历史的路径中探微发幽，独见历史的深处。历史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最好参照，如古鉴今，拨云见日。雄文的这类散文，善于在对历史的精雕细刻中，翻出新意。如《白帝，赤帝》一文，从少昊、太昊写起，继而周王朝，继而汉高祖刘邦，继而王莽篡权，继而公孙述，继而蜀主刘备，王朝更迭，烟云四起。围绕白帝和赤帝，将正史与野史杂糅搅拌，风云际会，纵横捭阖，然而作者笔出新意，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中，铁骑突出，引出一拨又一拨文人墨客，这场由李白领衔的盛大诗会，阵容豪华，杜甫、陈子昂、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范大成、王士禛等，排队入场，作者写到“他们吟诵的声音托起了白帝城头的云霞，将高峡上悬浮的这座城迷离在诗歌的平仄与韵律里”。

意犹未尽，作者最终笔锋满含情感，更翻出一片崭新的意蕴。“多年后，当我立在白帝城头，用目光一遍遍摩挲李白、杜甫、白居易们遗落在云端里的背影，似乎终于明白，他们早已超越了白帝、赤帝，是这座城真正的王者。”这就在历史的迷雾中拨雾见晴，展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尽管作者笔下倾情描写的人物，都立于历史的潮头，但在唐宋诗人构筑的诗歌帝国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三是在艺术探索的路径中坚持自己的风格。散文的过度抒情，缺乏坚实的叙事能力，是当下散文界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谓空洞，往往便是由此而生。雄文是传记作家高手，在叙事的过程中，他力求叙事的精准，在此基础上，注意句式的变化，音律的起伏，语意的创新，在平实中见奇巧，在变化中见生动，使叙事不再呆板、滞滞。

从雄文创作的基本状态中，我得到一种启示：行走，往往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拓宽行走的范畴，不仅仅是大地的丈量，还应包括对生活的分解、抽象与提炼，这才可能打通历史与今天，现在与未来，生活与艺术，表现与升华的互通的隧道，把作品写得厚实与沉稳，充沛而丰赡。

（《白帝，赤帝》，张雄文著，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改。）

阅香闲情

珍贵的那张《新湖南报》

胡佳武

这里要说的那张珍贵报纸，指的是1959年6月4日的《新湖南报》，这是袁隆平院士第一次上报纸。

这一期的报上有一组报道，共有两篇文章，一是《理论知识与实践并重——黔阳专区农学院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另一篇是《学生欢迎这样的教学方法——记黔阳专区农学院曹延科老师和土专家结合进行教学》。袁隆平的事例，就出现在第一篇文章里面，此时他的出现，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科研工作者的形象，而是以人民教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因为研究杂交水稻历史和袁隆平精神，我按图索骥去找这张报纸。时隔60多年，在社会上找寻这份报纸，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现在有了科技手段，通过互联网的帮助，得知有收藏家手中还有这张报纸，所以费了些

周折和代价，最终幸运地拿到了。

很多人都未必清楚，当年的《新湖南报》，就是今天的《湖南日报》，1949年8月创刊，1964年10月更名。当年报道中的黔阳专区农学院，就是后来的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如今的怀化职业技术学院。1959年，学校光荣出席湖南省和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并被评为先进集体。《新湖南报》的这组报道，想必是和当年先进典型的推介有关。

《新湖南报》第三版上的这组报道，介绍了黔阳专区农学院教育教学的先进经验，既重视生产实践，又重视书本知识，坚持以教学为主，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讯报道中重点介绍了四个典型：“教小麦课的袁隆平老师”“教烟草课的曹延科老师”“植物教师武求文”“50多岁的肖隆寿老师”。提到袁隆平这个典型是这样讲述的：“教小麦课的袁隆平老师，最近组织了一次现场教学——小麦田间总结，广泛地运用本地区



许多生产实例，对比、分析了小麦播种期、播种量、播种方式和施肥等问题，内容生动、扎实，同学们印象深刻，教学效果良好”。袁隆平的事例名列报道的第一位，记者用了不少的笔墨，对他赞赏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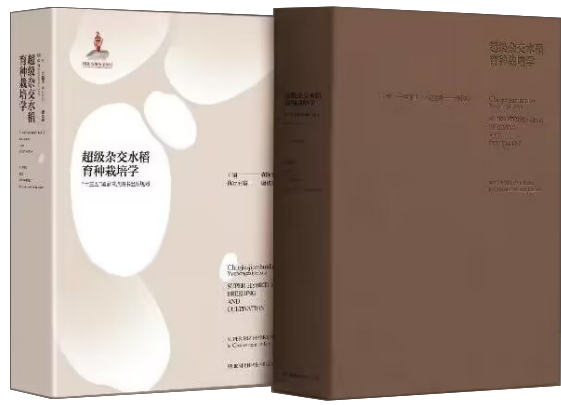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学校，虽然处在偏远闭塞的大湘西，同事们奋发向上，优良的校园风气，对袁隆平有着很好的影响和引导；袁隆平教小麦课，后面又有一段专门研究红薯，专业兴趣广泛，这为他后来的杂交水稻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在教学中，善于发现总结，是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这样的综合素质，事业有成是迟早的事。这是袁隆平第一次上报纸，尽管后来因杂交水稻研究，袁隆平院士被媒体广为报道，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十足的新闻事件与人物，但这个第一次，无疑是重要的，意义不凡。

年轻的袁隆平果然身手不凡，出类拔萃，此后不久就踏上了杂交水稻研究之旅。1966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杂交水稻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73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1981年他作为杂交水稻研究全国协作组的牵头人，与其他的科学家们共同获得了国家特等发明奖，并被同行们赞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有趣的是在当天报纸这两篇文章的下面，还有一篇工地散记：《沸腾的萝卜湾》，描述了地处洪江萝卜湾的洪江市集材场，旁边还配有一幅题为《流放木排》的创作绘画。编扎、流放木排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工作场景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六十多年前的那张报纸已经深黄，那组报道已经静悄悄地躺在档案文献之中，但当年的故事对我们仍有启迪和教益：职业院校只有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始终做到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才会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教师们都能像袁隆平那样爱岗敬业，勇于探索，就一定能够事业有成，创造辉煌。

编辑手记



欧阳建文

2021年7月29日，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该书由袁隆平院士主编，是袁隆平院士对20多年来超级杂交水稻研究成果的首次全面总结，是超级杂交水稻研究与推广应用20多年来重大创新成果的集中呈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从1985年袁隆平的第一本著作《杂交水稻简明教程》开始到《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30多年来，袁院士的一系列重要学术专著相继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该社农业图书编辑室的几代编辑也一直与袁院士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

“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由农业部于1996年启动，先后实现了亩产700千克的第一期目标、亩产800千克的第二期目标、亩产900千克的第三期目标和亩产1000千克的第四期目标。作为超级杂交水稻育种计划的领军人物，我们也多次邀请袁院士对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出版，但是袁院士当时认为超级稻的研究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部分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形式发表更合适。

2017年5月的一天，我们再次来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向袁隆平院士约稿，袁院士对我们的计划深表赞同，认为编写出版《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十分必要，也很有意义。他当即召集执行主编廖伏明博士来到会客室，商量书稿的编写提纲、大致的参编人员等，并决定三天后召开编写会议确定具体的编写分工。

3天后，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会议，袁院士亲自主持召开书稿编写会议，对书稿的编写内容作了大致的分工和安排，明确书稿分5篇，即基础篇、育种篇、栽培篇、种子篇和成果篇，每篇分若干章节，并指定了每篇的编写负责人。袁院士对各位作者的编写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绝对不能抄袭，凡是引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务必注明出处，以备查证；二是描述成果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

2017年6月21日，我再次来到袁院士办公室，向他汇报关于出版《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中英文版、助推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想法，袁院士连连夸赞“很好，你们做得很好，谢谢你们”。

《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编写完成后，我们立即着手英文版和法文版的翻译。由于书稿内容非常专业，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读者要读懂中文版都十分费事，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几经波折，我们终于请到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审译，对译稿严格把关。

2020年7月，我们把《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的付印样书送给袁院士做最后的审核。审核后，袁院士提出“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进展”相关内容等第三代杂交水稻2020年晚稻的试验结果出来后再补充进去。

2020年11月2日，在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叁优一号”衡南试验示范基地，经测产专家组评定，第三代杂交水稻晚稻品种“叁优一号”亩产为911.7千克。在此之前，同一基地种植的早稻品种亩产仅为619.06千克，这意味着双季亩产达到1530.76千克，实现了“1500千克高产攻关”的目标。

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90岁的袁隆平院士与测产现场进行了视频连线。听到测产结果后，袁院士激动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1500千克意味着离‘禾下乘凉梦’更近了一步”。2020年11月11日，袁院士在补充试验数据后的《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试印样书上郑重地签下了四个字“同意出版”。

2021年5月22日，袁院士在湖南长沙逝世，举国哀悼。当日下午4时许，我站在路口，目送载着袁老遗体的灵车车队消失在视线中。心里默默地说“袁老，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出版好、宣传好，为实现您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贡献力量”。

（《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袁隆平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背后的故事

悦读